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鑑紀事本末

(七十)

袁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七十)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總目

第一冊

卷第一上

三家分晉

秦并六國

卷第一下

豪桀亡秦

卷第二上

高帝滅楚

諸將之叛

第二冊

卷第二下

匈奴和親

諸呂之變

南粵稱藩

七國之叛

梁孝王驕縱

卷第三上

漢通西南夷

淮南謀反

漢通西域

武帝伐匈奴

卷第三下

武帝平兩越

武帝擊朝鮮

武帝惑神怪

巫蠱之禍

燕蓋謀逆

第三冊

卷第四上

霍光廢立

趙充國破羌

匈奴歸漢

卷第四下

恭顯用事

成帝淫荒

河決之患

卷第五上

丁傅用事

董賢嬖倖

第四冊

卷第五下

王莽篡漢

光武中興

卷第六上

光武平赤眉

光武平漁陽

光武平齊

光武平隴蜀

卷第六下

楚王英之獄

馬后抑外家

竇氏專恣

西域歸附

第五冊

卷第七上

兩匈奴叛服

諸羌叛服

卷第七下

鮮卑寇邊

嬖倖廢立

梁氏之變

卷第八上

宦官亡漢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

第六冊

卷第八下

黃巾之亂

韓馬之叛

袁紹討公孫瓚

卷第九上

曹操篡漢

卷第九下

孫氏據江東

劉備據蜀

第七冊

卷第十上

吳蜀通好

通鑑紀事本末 總目

諸葛亮出師平南中附

吳侵淮南

魏平遼東

卷第十下

明帝奢靡

司馬懿誅曹爽

吳易太子

諸葛恪寇淮南孫琳逆節附

卷第十一上

魏滅蜀

淮南三叛

司馬氏篡魏

第八冊

卷第十一下

晉滅吳

羌胡之叛樹機能 齊萬年

陳敏之叛

卷第十二

西晉之亂 賈氏 諸王 胡羯 江左中興附

第九冊

卷第十三上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 又附

慕容據鄴

成李據蜀

張氏據涼

卷第十三下

王敦平湘漢

石勒寇河朔

前趙平秦隴

石勒滅前趙

氐據仇池

卷第十四上

祖逖北伐

王敦之亂

蘇峻之亂

第十冊

卷第十四下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附

卷第十五上

江左經略中原

桓溫伐燕

桓溫滅蜀

桓溫廢立

卷第十五下

苻氏據長安 苻堅墓立

苻秦滅涼

苻秦滅燕

第十一册

卷第十六上

慕容叛秦復燕肥水之役 姚萇滅秦

卷第十六下

丁零叛燕

拓跋興魏

魏伐後燕

卷第十七上

僞楚之亂

盧循之亂

第十二册

卷第十七下

譙縱之亂

呂光據姑臧

乞伏據金城

秃髮據廣武

蒙遜據張掖
秦滅後涼

卷第十八上

馮跋滅後燕

蒙遜滅西涼

乞伏滅南涼

蒙遜伐西秦

劉裕滅南燕

劉裕滅後秦

卷第十八下

赫連據朔方

魏滅北燕

魏滅夏

魏滅北涼

魏平仇池

第十二册

卷第十九上

劉裕篡晉

元魏寇宋

徐傳廢立

彭城王專政

卷第十九下

宋文圖恢復

宗愛逆節

太子劬弒逆

南郡王之叛

竟陵王之叛

卷第二十上

廢帝之亂

宋明帝北伐

第十四册

卷第二十下

蕭道成篡宋

魏遷洛陽

蕭鸞篡弒

卷第二十一上

元魏寇齊

蕭衍篡齊

卷第二十一下

南北交兵

魏伐柔然

第十五册

卷第二十二上

肇忠用事

邢巒寇巴西

梁魏爭淮堰

元叉幽后

六鎮之叛

卷第二十二下

元顥入洛

元魏之亂

卷第二十三上

魏分東西

高氏篡東魏北齊

宇文篡西魏後周

第十六冊

卷第二十三下

侯景之亂

卷第二十四上

梁氏亂亡陳霸先篡梁附

西魏取蜀

蕭勃據嶺南

王琳奔齊陳伐齊附

卷第二十四下

齊顯祖狂暴常山王篡立附

安成王篡立

周陳之叛

宇文護逆節

周伐齊周齊爭宜陽附

吐谷渾盛衰

第十七冊

卷第二十五上

周滅齊

楊堅篡周

卷第二十五下

始興王謀逆

隋滅陳

隋易太子

卷第二十六上

突厥朝隋

隋討高麗

第十八册

卷第二十六下

煬帝亡隋

高祖興唐

卷第二十七上

唐平東都李密 王世充

唐平河朔竇建德

唐平隴右薛舉

唐平河西李軌

卷第二十七下

唐平河東劉武周

唐平江陵蕭銑

唐平江淮杜伏威 沈滂 興

唐平山東劉黑闥

李子通 輔公祏

第十九册

卷第二十八上

太宗平內難

太宗易太子

太宗平突厥

唐平鐵勒

卷第二十八下

唐平西突厥

太宗討龜茲

太宗平高昌

太宗平吐谷渾

卷第二十九上

貞觀君臣論治

唐平遼東

第二十册

卷第二十九下

吐蕃請和

突厥叛唐

唐平奚契丹

卷第三十上

武韋之禍

卷第三十下

太平公主謀逆

第二十一册

卷第三十一上

李林甫專政

姦臣聚斂

字文融 王 璆

楊慎矜 楊 釗

韋 堅

楊氏之寵

卷第三十一下

安史之亂

卷第三十二上

劉展之叛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僕固懷恩之叛周智光附

元載專權

吐蕃入寇代宗幸陝

第二十二册

卷第三十二下

兩稅之弊

裴延齡姦蠹

吐蕃叛盟

卷第三十三

藩鎮連兵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第二十三册

卷第三十四上

僖文用事

憲宗平蜀劉闢

憲宗平吳李錡

魏博歸朝田弘正

憲宗討成德王承宗

卷第三十四下

憲宗平淮蔡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憲宗討淄青李師道

河朔再叛

卷第三十五上

南詔歸附

宦官弑逆甘露之變附

第二十四冊

卷第三十五下

朋黨之禍

武宗平澤潞

裘甫寇浙東

卷第三十六上

龐勛之亂

回鶻叛服

卷第三十六下

吐蕃衰亂唐復河湟附

蠻導南詔入寇

李克用歸唐

第二十五冊

卷第三十七上

黃巢之亂

藩鎮之亂

卷第三十七下

楊行密據淮南

王建據蜀

卷第三十八上

諸鎮相攻

朱溫取淄青

第二十六冊

卷第三十八下

朱溫篡唐崔裔誅宦官附

郢王篡弒

李氏據鳳翔岐蜀相攻附

卷第三十九上

錢氏據吳越董昌僭逆附

王氏據閩中

卷第三十九下

劉氏據廣州

高氏據荆南

徐氏篡吳

第二十七册

卷第四十上

馬氏據湖南

晉王滅燕

卷第四十下

後唐滅梁

莊宗滅蜀

卷第四十一上

鄴都之變李紹琛之叛附

安重誨專權

秦王之亂兩王篡弒附

第二十八册

卷第四十一下

契丹入寇

孟知祥據蜀

石晉篡唐

范楊之叛范延光 楊光遠

卷第四十二上

契丹滅晉劉知遠復汴京附

三叛連兵

卷第四十二下

郭威篡漢劉晏據河東附

通鑑紀事本末 魏目

世宗征淮南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二十五上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主之爲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爲開府行參軍。及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卽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詔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敬之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帝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爲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爲祕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他賊當絞除名爲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爲長廣王珽爲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常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爲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相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卽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尙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齊世祖之爲長廣王也數爲顯祖所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爲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旣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爲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爲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

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上皇以爲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諱孝琬云。孝琬常晝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爲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又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爲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臨海王光大元年。齊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饑。僅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二年。齊尙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旣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尙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和士開爲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冬十月。

辛巳。齊以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祕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遣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爲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爲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旣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叡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

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忽忽，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覲覲。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爲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葬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遂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且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叡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爲侍中，尙書左僕射。定

遠歸士開所遣。加以餘珍賂之。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爲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尙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爲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爲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爲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爲之養母。薦爲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乃遣陸媪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爲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尙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爲尙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爲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尉。趙彥深爲司空。和士開錄尙書事。徐之才爲尙書令。唐邕爲

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啓稟。由是與士開有隙。夏四月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爲太保。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諱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且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旣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爲尼。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來迎。臣卽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啓太后曰。有緣復見。

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帝於永巷。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賜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鏗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都督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爲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爲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饜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庚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爲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覆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洛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卽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爲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

於是疊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卽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鞘。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顓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爲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爲左僕射。初。胡太后旣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爲太后。爲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爲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齊尙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恆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爲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尙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郵候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克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濃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槌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榘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

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尙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卽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恆伽。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爲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尙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爲懼。表解

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酋皆死。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爲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爲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爲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爲昭儀。又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冬十月，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爲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恆。帝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禮，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爲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

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爲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爲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奸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柏閣。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

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尙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爲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尙書天下尙書，豈獨段家尙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旣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逐而代之。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効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尙書左丞封孝球，隆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球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球及散騎常侍劉遯、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二月，齊主言語澀訥，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爲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

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爲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鑿晉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修德。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鬪。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爲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鬪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旣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爲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備。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鷗。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

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鷄以
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
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
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
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尙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
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
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
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
二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釁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
盧韞乘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
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統滎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
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廻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
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誼盟之兄孫震
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位尙有其人今之
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
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張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

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疆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船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潭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池，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爲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廷儁公直勤敏，儲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

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衆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伐柏爲菴。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

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爲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恍惚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疾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卽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尙能

遠來。我何爲守。暫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才卻。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尙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禕翟等至是遇於中途。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卽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尙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

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王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尙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錄尙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稟。邕自以宿舊習事爲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爲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干子、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爲將帥，敬顯、賃文之子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

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甄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捷，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應，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爲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徇之於晉陽。周主旣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

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潛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愴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尙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勸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荀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犬縱鷹犬搏噬取之。勸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勸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勸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王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怛懼，莫有鬪心。

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勸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顯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恆卽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爲太上皇帝。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爲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他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溢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卽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

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卽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潛又爲潛詔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卽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十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爲上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爲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覬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顓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卽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爲改葬子孫各隨蔭祿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并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二月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

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爲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諜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潛書曰：『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之疎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旣克并州復遣章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爲傅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五月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雕斲之物

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鄰諸堂。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十月。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微。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爲業。十二月。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爲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爲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爲紹義所殺。會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堅爲開府儀同三司。

宣帝大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贇爲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尙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逄迴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七年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之兒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修飾由

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恆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爲憂。帝以問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掾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字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爲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十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卽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宣帝始立，卽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爲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己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卽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卽除。太爲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

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疎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爲太師。憲辭。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卽執之。憲自辨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旣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公。以賞之。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爲皇后。秋七月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家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迴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爲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皆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旣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卽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與褫詣朝堂。陳帝

八失其一。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人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朴。崩未隲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癸卯。周立皇子闡爲魯王。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爲皇太子。二月。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掎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額。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閣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於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爲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爲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己。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

秦州總管他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不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於家時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爲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夏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爲趙國濟南郡爲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上黨郡爲代國新野郡爲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迨並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旣翦何能及遠哉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爲大前疑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爲天后后立妃

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凡四后云。

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爲天制。敕爲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爲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總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迴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并其衆。推諸父爲主。鼓行而西。亮國官。菇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卽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時周師寇淮。南。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鋌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爲成天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嘗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天中大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夏五月。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

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卽殺之。堅至。神明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旣爲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卽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爲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濃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陵劉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譽。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裘悵之孫也。是日帝殂。祕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諶問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旣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爲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爲太皇太后。李太后爲太帝太后。楊后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爲尼。以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贊爲上

柱國百官總已以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爲大家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卽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廡，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卻。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賁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爲丞相府長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頴，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意。頴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頴亦不辭滅族，乃以爲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尙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迴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迴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爲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

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章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章。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爲。藝黨於迥。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哀詣迥。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昶及哀。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人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章孝寬爲行軍元帥。郟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漢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爲行軍總管。以討迥。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尙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迥發喪。尙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迥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遣尙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刺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贄爲大冢宰。杞公椿爲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爲益州總管。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迥之弟子也。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

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恆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毫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環金帶遺堅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迴子誼爲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迴遣宇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迴殺其妻子迴遣檀讓徇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胄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鄆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迴己酉周以柱國王誼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顛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昌言文表與尉遲迴通謀堅以迴未平因勞勉之卽拜吳州總管趙僧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

第。堅齋酒殺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爲堅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卻。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適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尉遲迴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迴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字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迴餽金。軍中慄慄。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糜餼。則自郟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

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頴請行。堅喜遣之。頴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漢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遣其子永爲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爲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趣南兗州。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卽以睿爲行軍元帥以討謙。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弈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杖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頴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楫。頴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壓兵小卻。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旣度。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迥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

營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迴謂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迴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阮之。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老。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達擊爲長史。達擊暹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章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主聞

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劉防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爲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疎之。恩禮漸薄，高頴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以高頴代昉爲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郢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甌山二鎮來奔。九月庚戌，以隨世子勇爲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爲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基、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基等破之。會梁睿至，基等遁去。睿自劍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基、乙弗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基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劍南平。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爲相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爲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爲隨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爲王后。世子勇爲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冊。大宗伯趙暎奉皇帝璽紱，禪位于隋。隋王冠遠。

遊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祀於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陽。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爲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爲納言。以相國司馬高穎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爲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爲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爲元明皇后。丙寅。修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煳爲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爲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爲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隨主與周載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爲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卽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昉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穎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惲。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鄴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贄。秦公贄。曹公允。道公允。蔡公兌。荊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

術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於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

卷第二十五下

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爲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謹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爲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承意順旨，卽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蒼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剗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於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摺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

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膺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僮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曷。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兪公喜並伏誅。曷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祭之子也。丁巳。太子卽皇帝位。大赦。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秋九月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將軍刺史如故。長城公至德元年。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尙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卽叔堅驍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以祠部尙書江總爲吏部尙書。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爲司空。實奪之權。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旣失恩。心不自安。乃爲厭媚醮日。

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召叔堅囚於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潁。潁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略。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沉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尙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兒。上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眄。光采溢目。照映左右。

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於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爲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又並無關市之稅。上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虛空。有所興造。恆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大市令。暨慧景爲尙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爲知人。尤加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爲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徽。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初。北地傅縡。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卽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

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絳，受高麗使金。上收絳下獄。絳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殍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絳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絳言及之。

禎明元年，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卽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勸、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靳和滌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葦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

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頴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楫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等。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斬之。先是隋徵梁主入朝。梁叔父安平王巖弟義興王瓌來奔。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於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暉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

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醜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尙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於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亙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穎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爲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穎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頰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喉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畫

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瓛爲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爲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爲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卽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爲之遊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

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都官尙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覘之。以爲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旣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蠹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勅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奉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

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弈。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蒼閣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喉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欵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

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互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籜。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徽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尙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尙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尙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憲苦諫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

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旣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箋，命乘驛車歸己。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頴先入建康，頴子德弘爲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頴，所令留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杓、尙書都令史暨慧皆爲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頴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爲賢。矩讓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頴，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旣能懷其舊君，卽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喉與郢州刺史苟法尚。

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旣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漢，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喉，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書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偃棄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爲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無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拒述。述軍且至，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瓛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荊門。

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澄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澄。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魂爲儀同三司。册洗氏爲宋康郡夫人。洸。魯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詔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壘壘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於廟廷。拜廣爲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

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尙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帝獨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爲越公。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爲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頴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頴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頴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

高穎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穎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穎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尙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詔。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旣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旣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旣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尙書令江總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爲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吳興姚察爲祕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喉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帥利涉。果如所量。羅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裨將羊翽來降。伐陳之役。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翽之下。能無愧乎。羅喉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

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爲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爲上儀同三司。鼎叡之孫也。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旣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爲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晃等短高颯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寶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爲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邛山。侍飲賦詩。曰。日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他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颯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符氏征伐所得。

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諡曰煬。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於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爲皇太子。封子鴈門公廣爲晉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頰鬢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千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君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

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爲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章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尙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爲壽州刺史。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

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兒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已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遠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遣素金。使贊止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獸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

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爲浙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誚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卽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尙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旣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旣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下利，不解衣臥，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緊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卽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

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枝。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

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己巳。詔元晏。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壘下士何竦。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閣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羣官於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胸。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慚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

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正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鄴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鳴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尙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卽用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爲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由是徵衍爲左監門率。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癡鬼所着。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思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昫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

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爲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豫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盞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鮮置竹筥中。以蠟閉口。衣襖裹而納之。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蠱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桎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摧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

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遣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穎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有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挾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爲尙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磑。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旣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彧及尙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

有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寢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刺史，素旣被疎，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歔，丁未崩於大寶殿。初，文獻皇后旣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陽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悲。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疑，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悲，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

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乙卯，發喪。太子卽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爲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爲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爲？王嬖者，僧辨之子，倜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煬惑守東井，儀曹郟人傅奕曉星歷，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煬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誼切諫，諒不納。誼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絀於刑書，雖欲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爲方伯，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

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大將軍蒦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邕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幕離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皆爲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邕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史，梁善薩爲潞州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張伯英爲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曷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邕，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

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之。徐伺其便。毓勸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卽開門納之。毓誕皆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

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綠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卽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頰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齋手詔勞素。王頰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并獲頰尸。梟於晉陽。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

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二者。

卷第二十六上

突厥朝隋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春二月。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至其會長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簡文帝大寶二年夏六月。土門恃其彊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謂之設。二年春二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遣使獻馬五萬於魏。乙息記卒。捨其子攝

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冬十一月癸亥。齊主自晉陽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敬帝紹泰元年冬十二月。木杆西破噉嚙。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

太平元年。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吐谷渾。魏太師秦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寧說木杆使攻樹敦賀真二城。以拔其根本。木杆從之。木杆破賀真。獲吐谷渾可汗。夸呂寧破樹敦。虜其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詳見吐谷渾盛衰

陳文帝天嘉四年。初。周人與突厥木杆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荐等往結之。齊人亦遣使求昏。木杆欲執荐等送齊。荐知而責之。木杆許其平東賊。然後送女。詳見周伐齊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周師於晉陽。

五年春正月。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里。人畜無遺。秋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閏月。突厥寇齊幽州。

六年春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備皇后儀衛行殿。并六宮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夏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臨海王光大二年春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廡。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爲天譴。卽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

禮。

宣帝太建四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爲步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爲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

五年突厥求昏於齊

九年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

十年夏四年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

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帝不豫詔停諸軍六月帝殂冬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

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十二年春二月戊午突厥入貢於周且迎千金公主夏六月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衛上士長孫晟送千

金公主於突厥

十三年冬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爲嗣大

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旣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周室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灑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彊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尙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鬻。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爲車騎。

將軍出黃龍道齋幣賜奚霫契丹造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旣行果相猜貳十四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五月己未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千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六月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突厥又寇蘭州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峽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爲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破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回兵出塞

長城公至德元年春二月突厥寇隋北邊夏四月突厥數爲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邊之防也朕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

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甲午。突厥遣使入見於隋。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度口。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草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爲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邊卽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結連達頭。相合爲彊。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

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六月，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常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爲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敏襲爵。秋八月壬午，隋遣尙書左僕射高穎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

二年春二月，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突厥達頭可汗請降於隋。秋九月，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覺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旣爲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尙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

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旣而大慚。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三年。初。突厥阿波可汗旣與沙鉢略有隙。分而爲二。阿波浸彊。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於阿波以撫之。秋七月。突厥沙鉢略旣爲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遣其子庫合眞入朝。八月丙戌。庫合眞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眞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四年春正月庚午。隋頒曆於突厥。

禎明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於隋。因請獵於恆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爲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遣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灋。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

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穎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二年冬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爲詩。敍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尙周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爲詩。敍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尙周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爲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爲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尙公主。

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尙公主

十七年秋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尙書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利本居北方旣尙主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尙書左僕射高穎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日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

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高穎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穎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灑。令諸軍爲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喉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啓民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爲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

長孫晟帥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遂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爲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爲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仁壽元年春正月。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洪於恆安。夏五月。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冬

十一月。詔以楊素爲雲州行軍元帥。長孫晟爲受降使者。挾啓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突厥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掠。三年秋九月。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帥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辮。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夏四月丙寅。車駕

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六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於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此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爲御道。帝聞晟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濛尙朝於行宮。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濛尙曰。不然。兵互千里。動聞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俱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未懌曰。卿意如何。濛尙曰。結爲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卽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濛尙左武衛將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爲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妬。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

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爲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帥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爲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尙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啓民從入塞。己丑，遣歸國。

從優厚。

五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冬十一月，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尙公主，詔從其俗。

八年春二月，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尚書，上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隋討高麗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爲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有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王元帥靺鞨之衆萬餘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爲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射高穎爲漢王長史，周羅睺爲水軍總管。夏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煬帝大業六年，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

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常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鑛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旣憚行。自可留此。右尙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

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繹沃祖，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臈，帶方，襄平等道。絡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序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互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互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二月，以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旣竭，彊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爲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炙頰瓜蒂歟？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今爲死日，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尙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旣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乃斂兵引。

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於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尙書衛文昇尙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旨。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鬪。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死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旣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爲。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沮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濠尙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僞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濠尙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荊元恆出遼東。

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衛將軍幸世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弇出遼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瀋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尙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旣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旣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謗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旣特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榮。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卻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初。百濟王璋

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尙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使民部尙書廬江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郡。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尙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爲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旣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於家。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爲驪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撞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卽拜朝散大夫。恆置左右。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麗

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卽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禱祭黃帝，斬叛軍者以覆鼓。亡者亦不止。夏四月甲午，車駕至北平。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衆擊之，不可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矣。吾在關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

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梓嶽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